

年轻时 做过的那些 荒唐事儿



唐拉拉 / 著 苏德巴特尔 / 绘

THOSE WICKED THINGS
WE DID IN
EARLY DAYS

辽宁教育出版社

年轻时 做过的那些 荒唐事儿

唐拉拉 / 著 苏德巴特尔 / 绘

THOSE WICKED THINGS
WE DID IN
EARLY DAYS

©唐拉拉 2012.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年轻时做过的那些荒唐事儿 / 唐拉拉著 ; 苏德巴特尔

绘. — 沈阳 :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382-9538-2

I. ①年… II. ①唐… ②苏…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5074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110003)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字数: 134千字 印张: 8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吴璇

责任校对: 刘琛

装帧设计: 黄柠檬工作室

ISBN 978-7-5382-9538-2

定价: 29.80元

年轻时 做过的那些 荒唐事儿

唐拉拉 / 著 苏德巴特尔 / 绘

THOSE WICKED THINGS
WE DID IN
EARLY DAYS



ENTER



INTO

像拉拉 一样生活





序

叶三

1978年生，旅居海外多年，
念京城热闹，归。
爱文艺，喜昏睡。
现供职于《时尚先生》杂志，
出版有《九万字》。

我曾发过誓，再也不写为身边人鼓吹的东西，然而拉拉终于让我晚节不保。想来这也正常，认识拉拉的这十年来，我似乎没有拒绝过这个女人提出的任何一个要求，无论是半夜去她家扯淡，还是在北京二环主路上靠边停车，还是旷工去银行排队为她交电话费。而且据我所知，她的大部分朋友都具有跟我相同的症状。一言以蔽之，拉拉是个让人产生“宠物感”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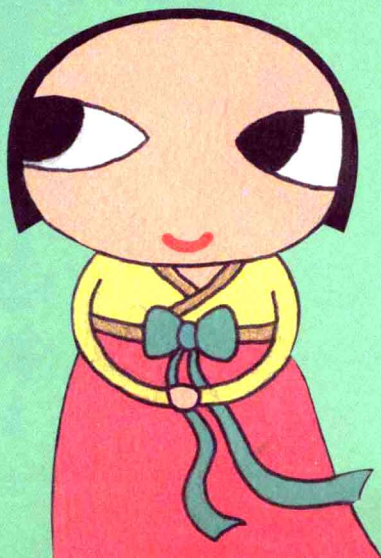
收到《年轻时做过的那些荒唐事儿》书稿电子版时，我才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其实拉拉她还是个写字的人。在这本书里，拉拉写她的家人，写童年，写情敌，写周遭经历的点点滴滴。几万字里有旧文，有新作，有些我读过忘了，有些初次拜读，有些历久弥新。但当它们被排在一起呈现出来时，似乎就具有了完整的、特殊的意义，让人不能嬉皮笑脸地对待。我曾戏言此书是“女神碎碎念”，定位固然十分准确，这本书很“拉拉”：它琐碎，言不及义，杂七杂八，随随便便；它与文学丝毫不沾边也没这个打算；它就是一个昔日的文艺女如今的文艺老

女拉些家常，大大咧咧又不拘小节，绝对不会挑战你的智商和价值观，而同时，就像作者本人一样，它又有一种丝毫不轻佻的温暖，让人忍不住想对它好。

拉拉的书定稿没几天，老公四毛病了。一早起来瘫在床上，手脚不听使唤，口水直流——脑血栓急性发作，是个吓人的病。我赶到医院旁的小旅馆看他时，拉拉掏出相机给我观赏入院全程记录：早晨朋友们赶来给四毛按摩，拔火罐，然后入院检查，打点滴，四毛坐上轮椅，在院子里装神弄鬼——一件惨事搞得像参加音乐节一样欢乐。我想，这就是拉拉的本事。只是，过会儿朋友们都回去了，在这小旅馆里，他俩怎么过呢？会不会害怕、担心，会不会睡不着？临走告别，拉拉摸着四毛的脑袋，笑眯眯地说，你看，四毛不能动，我也不能出去疯了，下半辈子都交待给他啦。四毛歪着嘴听，挺满足地笑。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想着这几句话，心中感动。

也许，我们从来无法拒绝拉拉是有道理的。这世上并不缺写字的人，更不缺聪明的人。穷其一生，我所做的不过是把简单的事情弄得很复杂，然后用更复杂的方式表达出来，我以为这就是艺术，然后睥睨苍生。对待世俗生活，我极其缺乏耐心和温情，常以一种病态的痛快伤害着自己和别人。而拉拉则和我刚刚相反。她与生



Like Lala to live



活有着真正的肌肤之亲。在她那里，一些非常简单的道理和原则构建出整个世界的基础，在此之上，全是本能。被聪明人讥为愚鲁的其实是非常原始的良善。内心深处我知道，拉拉是难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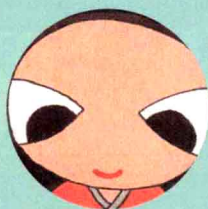
于是，我写了以上文字。

读过这本书之后，很多人会意识到像拉拉一样生活——是不可能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你不是拉拉。但是，也一定会有很多人因为这本书而忽然发现，世上原来还有这样一个人在这样生活着，这样睿智风趣、倜傥风流地生活着。想到这里，我就不由得开心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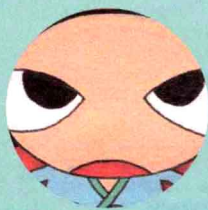
叶三

1

鸡零狗碎的日子



- | | | | |
|----|--------------|-----|---------------------|
| 12 | 拉风的童年 | 104 | 离婚记 |
| 17 | 做鸡 | 110 | 帮老公泡妞 |
| 21 | 穷人的好日子 | 114 | 不醉不归雷公山 |
| 28 | 妈妈对我的零教育 | 120 | 愿为苍山脚下一条狗 |
| 34 | 关于父亲的零碎记忆 | 126 | 失窃记 |
| 41 | 吃花 | 130 | 私人自杀手册 |
| 45 | 贱贱地去吃了柳州螺蛳粉 | 136 | 与父母做死亡沟通 |
| 50 | 年轻时做过的那些缺德事儿 | 140 | 我期望的葬礼 |
| 55 | 遇流氓记 | 143 | 我的梦想 |
| 64 | 我的性经验史 | 149 | 去民工小学当老师 |
| 70 | 我的毛片观看史 | 152 | 老师，你怎么那么漂亮呢？ |
| 76 | 行窃记 | 154 | 老师——我不会！！ |
| 82 | 我的野蛮情敌 | 156 | 我一定会回来！ |
| 88 | 圆明园酒鬼 | 158 | 我妈妈很爱吃我
炒（炒）的土豆丝 |
| 94 | 我的二手家具史 | 161 | 二十年后的猪 |
| 99 | 四爷和他的小翠们 | 163 | 我觉得心里有点酸酸的 |





2

文艺青年的事儿

- 168 我的现场记忆
174 与崔健有关的种种第一次
183 我自己的梁祝
185 从快男说起
190 周云蓬，站在高处的，
只有他的灵魂
194 《脚步声阵阵》，
胡闹有理荒诞无罪
198 赵已然，活在 1988
201 杰克逊，我的爱来得太迟
206 刘索拉，一个跳动的女巫
210 郭文景，沉郁的清音
214 夏佳，羞涩的钢琴
218 听克莱普顿，
很多时候都想哭

- 222 奇克·柯里亚，
絮絮叨叨的爵士钢琴大师
225 缤纷意大利爵士，
西西里岛的美丽传说
230 阿库·汉姆，你来自哪里？
234 与皮娜·鲍什一起在悲伤中跳舞
238 保罗·泰勒，不完美的谢幕
242 《三更雨·愿》，
中国韵味的现代舞
246 比诺什 & 阿库·汉姆，
“我们已进入到彼此深处”
254 后记



THOSE
WICKED THINGS
WE DID IN
EARLY DAYS
THOSE
WICKED THINGS
WE
EARLY DAYS
THOSE
WICKED THINGS
WE DID IN
EARLY DAYS



1



鸡零狗碎 的日子

THOSE WICKED THINGS
WE DID IN
EARLY DAYS

拉风的童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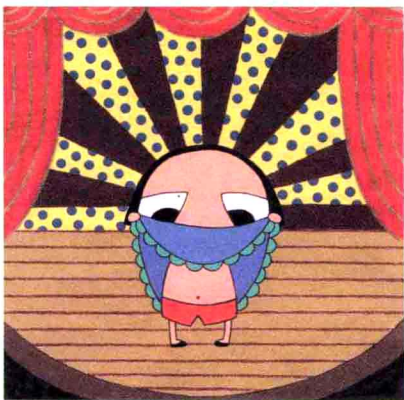
我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上幼儿园的时候，“文革”还没结束。我的家在东北一个叫快大茂的小镇上，当时父母在中学当老师，所以我的童年就是在学校的幼儿园中度过的。那时每家都有好几个孩子，街道很安静，也不曾出现人口拐卖之类的事情，所以家长丝毫不像现在这样紧张，而幼儿园的阿姨们也经常放羊般地让我们一群教师的孩子撒开了在校园里乱跑。

那个时候，城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可是我父母所在的学校好像一直不与时俱进，非常平静地照常上课。我记忆中的学校，是几排工整却有些破旧的平房，窗子和木板门经常东漏西碎的。所以，我经常在妈妈给学生们上数学课的时候，趴在掉了一块门板的教室门上看妈妈讲课。有的时候，也会突然情不自禁地推开门，冲着里面大喊一声：“妈——”引得全班学生哄堂大笑。所以，那时的我是校园里无人不识的小名人。

学校里有几个篮球架子，从小没有恐高症的我经常顺着篮球架子上爬下，竟从来没有发生过失足掉下来的惊险事故。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废弃的篮球架子被搭在教室的房檐处，就顺着架子爬了上去，坐在坡形的房檐边，那叫一个视野开阔啊！我不禁得意地将悬空的双脚荡来荡去，全然不懂什么叫危险，还为引来课间越来越多的指指点点的围观者

而扬扬自得。

由于我是“校园名人”，所以人人都知道我是谁的孩子。不一会儿，有好事者叫来了爸爸。爸爸小心翼翼地叫我下来。我风头还没出够呢，不想下去，爸爸就一直耐心地引诱。后来我觉得玩得也差不多了，于是就趁机跟爸爸讨价还价。我说：“我下去你给我什么奖励？”爸爸心急如焚，但却假装轻松地说：“你要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满足愿望的大好机会，于是谨慎地在心里痛苦抉择了一番，然后大声说：“我要那种菱形的带砂糖的饼干！”其实那是一种很粗糙的饼干，跟现在小朋友吃的没法比，可是当时谁要能吃上那种饼干，却是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事情。我就特羡慕别的小朋友吃饼干时，故意不一下子吃完，而是把砂糖沾得满嘴唇都是，然后当着我们的面用舌尖一点点地把唇上的砂糖舔进去。每次看见小朋友在舔砂糖，我都羡慕得想哭。



爸爸当机立断地答应了。于是我很有成就感地顺着铁杆子滑了下来。还没等我张嘴索要报酬，一向温和的爸爸就咣地一脚踢在我的小屁股上。那是爸爸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打我。我当时就哇的一声哭开了。当然，后来我还是如愿以偿地吃到了让别的小朋友羡慕的菱形带砂糖的饼干。这让我觉得那一脚挨得非常值。

有一天下午，我又从幼儿园跑了出来，听见有个教室里有唱歌的声音，于是就推开门看。原来是几个“叔叔”、“阿姨”（其实是当时的中学生）在里面排练节目。其中一个我觉得特英俊的雷叔叔看见我，就招手让我进去，问我会不会唱歌。我说会，然后就扯开嗓子唱起了《我是公社小社员》。嗓门之洪亮，让在场的几个文艺骨干频频互相点头。他们商量了一下，就开始跟我商量，问我可不可以跟他们一起上台演出。有机会当众表现，而且还不用担心被爸爸踢屁股，我当然愿意啦！于是，我就成了他们文艺队的特邀嘉宾。

那大概是一个全县中学的文艺会演，什么主题不知道，只记得是在